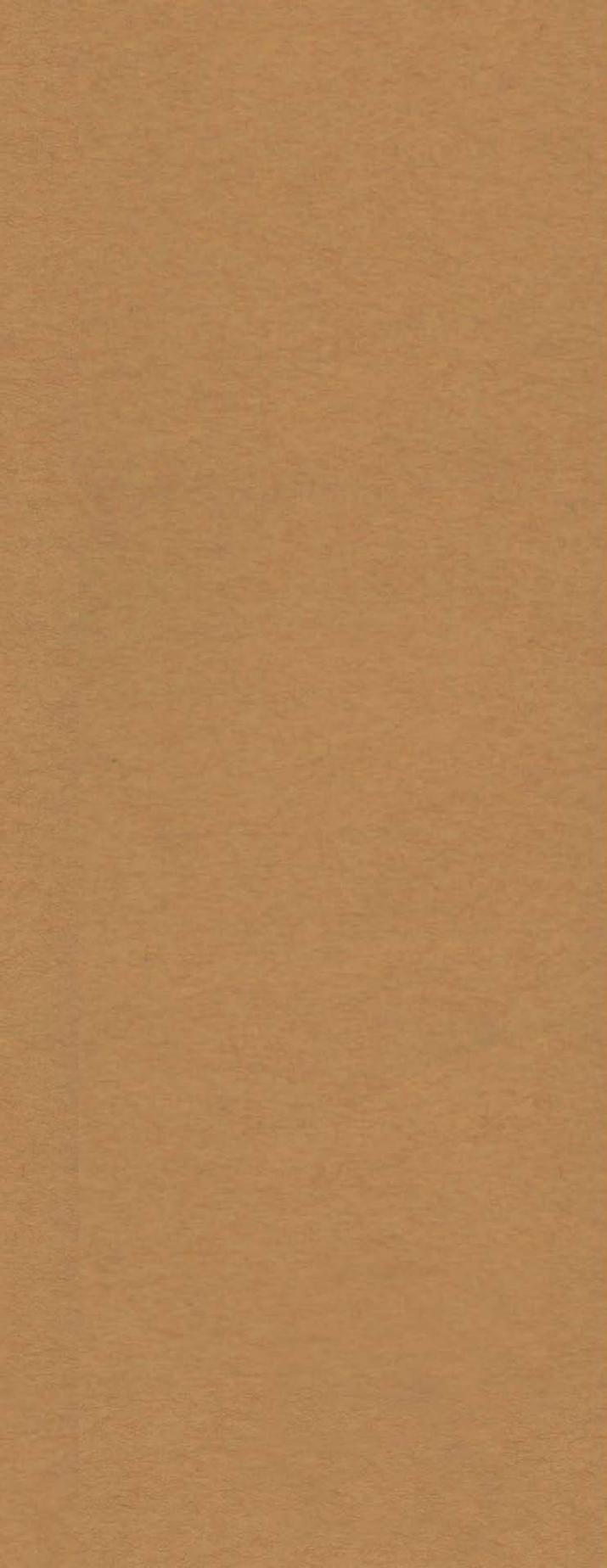


王士元先生口述史

孔江平 汪 锋 / 采访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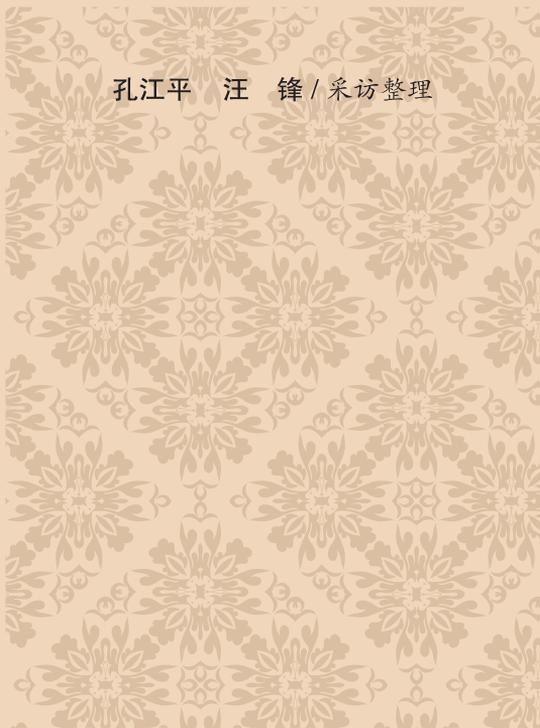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王士元先生口述史



孔江平 汪 锋 / 采访整理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士元先生口述史 / 孔江平, 汪锋采访整理.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482-3085-4

I. ①王… II. ①孔… ②汪… III. ①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1351号

责任编辑: 范 娇
封面题笺: 沈钟伟
封面设计: 刘 雨

王士元先生口述史

孔江平 汪 锋 / 采访整理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彩 插: 2.5
字 数: 426千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3085-4
定 价: 76.00元

社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 (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前 言

几年前，当北京大学的孔江平与汪锋两位教授和我第一次提及想出版一本我的口述历史时，我觉得没有这个需要，因为自己认为这辈子还有许多想做的事尚未完成，应该等这些事都结束了再来做个总结。但后来又想想，我进入学术圈已超过半个世纪了，这些年来在工作岗位上，或因为讲学需要或参与各式会议，常有机会往来世界各地，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指导过不少勤勉进取的学生，在这个阶段把过去的经历做个大致的回顾，也算是对自己未来还要走的路的一种鼓励。江平和汪锋两人为了这本口述史，前后四次特地从北京飞抵香港访问我，非常感谢他们在教学研究之余为我的事情投注了那么多心血，也由衷感激雅菁协助文稿的编辑与相片的整理。

记忆其实是相当不可靠的，许多事情由于年代久远，印象也许会模糊，因此在访谈过程中，我很可能在叙事时加入了许多主观的判断，无法像电影的倒叙那么客观，可以条理清晰、脉络分明地把每件事情一一演示出来。为了呈现现场访谈的气氛，我们在编辑文本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太过书面的文字，而是保留了比较口语化的特点，包括不同访问时段中出现的重复。我也曾经考虑对某些人名采取匿名的处理方式，但又希望能真实反映出某些事件的实际经过，因此如果无心之下得罪了某些人，还盼望得到相关人士的谅解。

我是个读书人，一生最大的乐趣自然离不开阅读和写作，但又由于自己出生的时候恰逢国家动荡的年代，因此在美国生活的时间竟然占了自己的大半辈子，所以这段口述史所反映的，不仅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的经历，也算是这一代的中国人所遭遇的颠沛流离的一段缩影。希望读者在翻阅这本口述史时，不只是留意我个人在研究工作上的心路历程，也能深刻思考大环境对一个人的品格塑造的重要影响，从而认同我一直以来对中国语言学应当跻身国际的深切期许，为推进中国的学术研究贡献一份心力。

士 元

2017年3月31日于香港马鞍山

· 1 ·

目 录

一、经 历	(1)
童 年	(1)
上学记	(10)
语言经历	(21)
青年环游世界	(27)
博士后	(29)
俄亥俄州立大学	(35)
台湾大学	(39)
加州伯克利大学	(43)
第一次访问内地	(52)
第二次访问内地	(57)
加州伯克利的学生们	(60)
<i>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i> (《中国语言学报》)	(62)
汉字认知研究	(66)
Linguistic Institute 的教学	(67)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	(68)
中国语言学家	(69)
印度讲学	(71)
瑞典讲学	(74)
斯坦福高等研究中心	(76)
中亚之行	(78)
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	(81)
退 休	(82)
香港城市大学	(82)
香港中文大学	(86)

二、交 游	(88)
中外的语言学家与相关学者	(88)
伯克利时代的同事与相关学者	(125)
中国社科院、北大及相关学者	(144)
三、学 问	(152)
语音研究	(152)
计量研究	(176)
词汇扩散研究	(184)
语言演化研究	(194)
学术报告综述	(208)
指导学生甘苦谈	(223)
附录一 语言研究讲话	(235)
附录二 王士元教授专访	(259)
附录三 《王士元语音学论文集》编者导言	(271)
附录四 《王士元语音学论文集》后记	(279)
附录五 王士元：划时代的语言学家	(280)
参考文献	(286)
Bibliography	(288)
后 记	(323)
采访整理后记	(327)
人名索引	(329)

一、经历

童年

汪 锋 我们想请您先谈一谈童年生活，您小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王士元 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注意两样事情，一样就是最近很多心理学家都发现一个人的记忆是非常不可靠的。以前虽然凭个人的记忆可以在法院里做种种的证词，现在这个完全被推翻了。不是某人故意在说谎话，而是他的确以为他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的记忆会错。很多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不过很可能我的记忆会错，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尤其是讲童年时代的事情，很多都是家里人传给你的。你奶奶告诉你：你小时候怎么样；你妈妈告诉你：小时候怎么样，久而久之，不知道这个信息是哪里来的，是谁告诉你的，是别人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亲身经历的。如果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一个小孩在同一个地方长大，有十几年、几十年共同的朋友，在那种非常稳定的环境里，这种记忆就可靠得多。但是我这一代人，尤其是我东跑西跑的，小时候一下子在这儿，一下子在那儿，所以我的记忆又多了一个不可靠的因素。我们现在谈话，一定有很多地方我记错了，可是我还是会尽力而为。

据我了解，我是在上海出生的，我一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到安徽去了。安徽有个地方叫怀远，那个时候的怀远跟现在的怀远一定有天壤之别。我的祖父母在怀远。我小时候，影响我最深的就是我的祖母。我从一个月大到不知道几岁到上海，那一段时间大概有七八年、八九年，主要是我祖母带着我，教着我，保护着我。我记得我祖母跟我说我们家里养了一条老黄狗。狗不是喜欢把舌头伸到外头的吗？我淘气的时候就去抓狗的舌头，拉它的舌头，大家都很佩服那条狗，因为不管我怎么欺负它，它从来都没有咬过我，它叫得蛮可怜，但是还是怕伤害我。那时候，好像我们家里也养鸡，大概是半农夫式的那种生活。

我的祖母姓杨，她是那种很传统的中国妇女，裹了脚，而且蛮信佛的。因为我的祖父是王家的长子，所以她就有责任孝顺她的上一代，然后她的那一代

主要是她在管家。她有时候也会跟我讲我父亲的故事，告诉我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像我父亲那个时候上小学要走两三个小时的路，从一个村子走到另外一个村子。我很难想象那个时候乡下教育是什么样的条件。好像有一次我父亲在黑暗里走路，有点儿怕黑，就拿了古时候的宝剑一样的东西，他好像走到那里有一条蛇还是什么，他就一插，结果把自己的脚插了一个大洞，家里人当然很心疼。

像这种故事我还记得几个。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我祖母的婆婆病得很厉害，好像那个时候我祖母非常希望能够把她医好。别人都还没起床的时候，她就把自己右膀子的肉剪掉一块，放在锅里煮成汤给她的婆婆喝。古代有这种故事，她就相信了这个故事。这是别人跟我讲的，我不相信我就问她，她不愿意跟我谈，然后我就硬把她的袖子卷起来，的确有个大疤。

这两件事情，一是我爸爸误把他自己的脚插伤了，二是我祖母剪一块自己的肉煮汤，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的。

好像还有一个记忆，某一天大家都躲起来，我躲到门后头，因为日本兵来了。

汪 锋 那就是三几年了？1937年以后了？因为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估计是1937年以后。

王士元 不知道到底是三几年，也许是1938年、1939年。好像有一个印象，我躲在大门的后边，从门缝看出去，有一队日本兵背着枪在那儿跑步跑过去。我不知道这是人家告诉我的，还是真的有过这样的事情。

不过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已经到了上海，所以他们传话来，要我的祖父、祖母带着我从怀远到上海去，他们觉得住在上海市法租界比较安全，大家可以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等于逃难了，主要是夜里走路，有时候可以搭公车一小段路，搭火车一小段路。白天躲在庙里，不在路上。

对于那段路途，我有两个记忆。

一个记忆就是我们躲在庙里，有时候打起仗来会丢炸弹，我祖母大概以为那个地方还比较安全，没有想到出乎意料，不远的地方有飞机丢炸弹下来了，那个时候我正在庙前的地上玩，我祖母她裹了小脚，跑得不快，从庙里跑出来，听见那声音的时候，她一下子把我推倒在地，用她自己的身体盖住我，就是这种感情。有时候，或者是电影里看到的情形，或者是我自己那个时候确实经历过。

晚上走路的时候会碰到日本兵。我的祖母我叫她“奶奶”，我的祖父我叫他“爹爹”，“爹爹”在有的方言里是父亲的意思，不过我们叫“爹爹”是祖父的意思。有一次我们在路上沿河边走，祖父牵着我的手，这是在夜里，很黑暗

的，然后远远地看见一个手电筒，我们又不能躲起来，我们就继续走，后来也来了好像四五个人，当中一个是中国人，另外的四五个是日本兵，他们叫我祖父先牵着我走开在一旁等着，就特别欺负我的祖母，后来我不大了解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知道这些人不友善，是不是喝醉了我也不知道。

这是一段一家人逃难的历史。不过这些事情我想一定非常伤害我祖父、祖母，好像本来在安徽的时候，我祖父是一个蛮能干、蛮愿意做事情的人。

到了上海之后，我们就住在一个洋房里，大概有五六间房间，就是一个apartment，叫作贝当公寓。在这里，我祖父就不是一家之主了，我父亲才是一家之主，而且就完全是租界的生活了，不是中国乡下的生活了。我父亲要做大生意的时候，家里来了一群外国人，就不能够让我祖父坐在沙发上，在客厅里抽烟斗，所以有种种这样那样的冲突。我的祖父在上海过得非常不自在，不得意，不开心。他一直是很疼我的，我们在怀远的时候，有时候他出去喝酒就带着我，他跟他的老朋友在那儿喝酒，吃螃蟹，吃花生，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说话和讲笑话。到了上海当然就没有那种场合了，后来有一次，我也不知道是借口还是真的，他们说好像怀远恢复了，日本人走了，那么我的爹爹说他该回去看看老家到底怎么样了，他就回去了，他一个人回去的。

我是一直跟我奶奶一起睡一张床的，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奇怪，我那时候觉得很自然，我最听她的话，她最疼我，所以我们同睡一张床。从西方人的观点看，在美国如果我跟人家说我跟我奶奶睡一床，人家会觉得我一定是变态。有天晚上大概一两点钟，我奶奶突然坐起来了，她把我也惊醒了，我说：“怎么了？”她说：“你爹爹回来了，他刚才到这儿来看了你一下，然后他到洗手间去了。”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可是第二天早上电报来了，说我祖父过世了。在我一生中有几个像这种很神秘的事情。这是其中之一，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汪 锋 那个时候您可能差不多六七岁了。

王士元 对，我护照上说我是8月14日生的，可是这个是诌出来的一个日期，因为我们早期计日子一定是按阴历算的。我开始办了护照，护照换来换去的，所以现在说是8月14日，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不过，我的岁数大概不会差得太远。如果确实是1933年出生的话，那个时候应是八九岁。

后来我的奶奶受到种种的打击，跟我的祖父关系也不好，我祖父在上海过得不高兴，不高兴的时候就开始抽大烟，我奶奶当然非常反对，越反对两个人关系就越不好。

我妈妈是一个很摩登的女性，她在湖南长大，是湖南人，好像是长沙人。那个时候，女孩大多不念书的，但是她还是自己站在旁边听课，所以她受过教育。我母亲姓李，叫李立青，英文名字叫Lily。我父亲名维涛，字海波，英文

名字是 Harper。

不过我的奶奶来跟我们会合后，到底是该谁当家呢？我奶奶照顾了几代人，觉得她是家长，我父亲也觉得这个家得有人管。我奶奶和妈妈她们两个就经常会不和，不和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我奶奶觉得这些人对我不够好，没有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吃，洗澡时候水太凉，种种这些琐碎的事。

所以从那方面看来，我祖母那个时候大概很少觉得自己是个很幸福的女人，于是她就想要出家。我爸爸就急得不得了，那怎么行。家里怎么能有个尼姑在呢？结果他们就妥协，说不要把头发完全剃掉，剪短就行了。奶奶本来很长的头发剪得很短。尼姑不是头顶上要烧九个戒疤的吗？她头上不能烧九个戒疤，就烧在手臂上，这个我记得蛮清楚的。我跟祖母去庙里，她跪在那儿，我跪在她旁边，手臂上烧了九个戒疤，后来一直都看得见。

汪 锋 但她不会住在庙里，就是相当于受完戒之后再回来？

王士元 对，还是住在家里。后来她有个法号，就叫永信。

汪 锋 现在少林寺方丈叫释永信。

王士元 是吗？呵呵。

汪 锋 然后她出家之后还是回来？

王士元 对。

汪 锋 这是在上海的事情？

王士元 这还是上海的事情，还是我很小的时候。

汪 锋 出家之后要吃素？

王士元 吃素，她一直比较偏向吃素的。

我 1973 年第一次回国的時候，也像这样子，我就跟我爸爸坐在一起，我要他把家里的事情从头到尾记得多少就讲多少。

汪 锋 有没有录音？

王士元 录了音，但是那个录音带不见得找得到。那个时候我的妻子是个美国人，叫作 Mary Streeter，她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整理出来，编成了一本小的书，那本书叫 *Wang Annals*（《王家传》）。在那本书里我爸爸所说的是我不知道的几代之前的事情，好像是从河南迁移到安徽的，我的祖先到了安徽看见一个地方很好，好像两条河交流的地方，就在那儿待下来了。讲得好像很浪漫，他说南移的时候挑了一个扁担，前头一个篮子，后头一个篮子，前头篮子是坐了他的孩子，几个孩子我不记得，后头是他的被单、锅、鸡蛋、米，等等，他就这么来的。但是他好像在那儿蛮成功的，一开始的时候就卖盐，后来卖五金，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粮食行，什么都卖，所以王家历史可以从那个时候讲起。

有一首诗好像是放到祠堂里的，这首诗是“树德惟孝友，传家在诗书”。

“德”是我的爹爹辈，就是祖父辈。我爸爸的名字叫王维涛，跟“惟”同音。我小时候，他们帮我起的名字叫王孝荣。

孔江平 所以您是孝字辈。

王士元 对。所以现在我那些孩子都是“友”字辈，之后是“传家在诗书”。所以现在我的孙子、孙女他们这一辈都是“传”。

孔江平 要是再去那边找是不是也还有王家祠堂？按辈分，“传”有可能是亲戚。

王士元 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文革”那个时候非常乱——这些比较传统的东西都被破坏了。

孔江平 现在恢复得很好，各地恢复得都很好。

王士元 那好。

孔江平 就是家谱。

王士元 这就是我们的家谱。

汪 锋 您父亲是长子，他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你有没有叔叔、姑姑？

王士元 好像没有亲的兄弟姐妹，可是有一个乡下来的姑娘，叫作王维英，我不知道到底跟她是什么关系，不过好像我奶奶很喜欢她，她好像是家里的一个成员，家人都要我叫她姑姑。我的祖父倒有两个弟弟。我的祖父也是长子，他有两个弟弟，一个那个时候在教育部，另外一个是在交通部，跟铁路有关系。

孔江平 那个时候是什么政府时期？

王士元 国民党。

孔江平 已经是民国了？

王士元 已经是民国了。

汪 锋 那您祖母跟您说什么话有印象吗？

王士元 好像是安徽话，我知道安徽徽州那些方言有时候跟普通话差得很远。

汪 锋 徽州差得很远，但是其他地方，如果是安徽，大部分是江淮官话。

王士元 大概是江淮官话。

汪 锋 所以您小时候肯定说的也是江淮官话？

王士元 小时候一定是的。

我在这个问题上跳几步。1951年，我的爸爸带着我的奶奶跟我的妹妹回国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先回国了。我母亲回国想为中国做一点事情，那个时候朝鲜战争开始了，美国派兵去帮韩国。那个时候我不大懂得到底是什么事情，不过我母亲先回去，他们就有点担心战争这件事情，觉得这个对中国不利。后来我母亲就写信回来给我爸爸，她说美国这次派兵——我还记得她那句

话——“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要占领中国的东北，她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快回来吧。

那个时候我恰好考到了一个四年的奖学金，在哥伦比亚。我说要回去，大家都回去，我爸爸说：“你先把你的书好好念完，这个奖学金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非常反对，我不愿意，我想跟他们一起回去。因为我一个人十几岁的小孩在那么大一个大都市，在纽约，我不知道怎么过，我爸爸说：“你留在这儿，我给你留一笔钱，你好好地念书，你还有奖学金。”后来我只好听他的话，结果他虽然留了一笔钱在银行里，但是他走了一两个月之后，那些钱就被冻结了，我一点儿都拿不出来，就被美国没收了。那是1951年。

我第一次回国不是1973年吗？是22年后了，这22年间没有人跟我讲过家乡话，后来我终于看到我祖母的时候，她当然非常高兴，跟我说了很多话，我祖母说的话我却一句都没听懂，然后我爸爸在旁边笑了，他说：“大毛家乡话都忘了。”“大毛”是我的乳名，因为我是老大。我那次在北京一共待了三四个礼拜，后段时间我就慢慢能够跟她谈话了。

汪 锋 小时候您祖母大概教给您很多东西吧？

王士元 我知道的一些中国的民间文化基本都是我祖母传给我的，她不识字，可是她知道象棋的几个子儿，我会下象棋，就是她教我的；她会跟我讲很多很多故事，《水浒传》里面的故事，《三国演义》的故事，都是小时候在摊子前面自己翻小书看来的，或者听她讲的，都是离历史非常非常远的，就是小说上的故事，不过印象非常深。

汪 锋 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是她讲给您的？

王士元 也是她讲给我听的，因为我跟我父母接触不多，他们都太忙了。

我先把我的奶奶这一部分讲完。我不是在哥伦比亚念书吗？书也念完了，博士也拿到了，工作也找到了，我差不多每几个月就寄钱给我家里人，但是不能够直接通信。盖巴黎卢浮宫的贝聿铭，是很有名的建筑师，他有个侄女叫贝聿嘉，我在上海的时候是贝聿嘉陪我玩的，贝聿嘉在香港，所以我就把钱从美国寄到香港，香港再转到北京。我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我弟弟没有到美国去，就跟着贝聿嘉，这几年不大听到她消息了，不过她在香港蛮有名的，在香港，家庭计划是她介绍进来的。

后来能够直接通信了，我爸爸就写信来，说近来家里怎么样，最后署名就写奶奶、爸爸、妈妈三个老人，有好几十封信都这样。

再后来，我终于到了北京，见了面，待了一个月我回去了，回美国教书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伯克利了。我跟我父亲说：“伯克利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辞掉了就可以回来了。”我父亲说：“你千万不要这么做，你现在回来会不适

应这个环境，你如果真的想在学术界上做点贡献，你在伯克利能为中国做的贡献，会比你回来之后能做的要大得多。”他讲的大概是对的。我那时候完全不了解，我说：“奇怪，怎么不让我回来？”一开始不带我回来，现在又不让我回来。

后来我待了一个月后回伯克利了，然后我又收到一封信，也是我爸爸写的，他说很高兴有机会我能够回家了，等等，讲了很多事情，然后是签名，签名是爸爸、妈妈，一开始我没体会到，但是有天晚上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奶奶不在了。

汪 锋 那些家信还有吗？

王士元 不大容易找到。

汪 锋 祖母的照片应该还有？

王士元 这本书里我希望能够放我祖母的照片，是我自己照的。

汪 锋 是您 1973 年回中国的时候照的？

王士元 不是，是我小时候在上海学拍照的时候，非常有历史价值。

汪 锋 您小时候就开始学照相？

王士元 对，我很喜欢照相，是我自己洗的，自己印的。那个时候照相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有底片，要有一个暗室，我自己洗，自己印，放在一个放大机（enlarger）里，都是我自己做的，那张相片在我家桌子上。

汪 锋 她小时候会教您一些音乐吗？您祖母会教您唱一些歌吗？或者教一些中国的传统戏曲之类的，会有那些吗？

王士元 她教过我一个绕口令，江淮方言的。

汪 锋 江淮官话。

王士元 是关于胳膊的，她说：“红胳膊白胳膊，白胳膊抱着红胳膊，红胳膊抱着白胳膊。”这是我很清楚地记得是她教我的。所以你们家乡也是叫胳膊？

孔江平 河南也是。

王士元 所以这可能是河南来的。另一个绕口令是“粉红墙上有三凤，红凤黄凤粉红凤”。

汪 锋 您小时候就没有学过上海话？应该会？

王士元 小时候在街上跟小孩玩，都是说上海话。

汪 锋 您小时候会两种语言了。

王士元 对。日本人还逼着我们学日文，结果我不愿意好好地学，现在却很后悔了。

汪 锋 那个时候大家都有抵触心理。

王士元 对。我到上海的时候电灯都没有看过，所以我还记得我们终于到

了上海，到了上海的家，桌子上有一个灯非常亮，非常漂亮，爸爸说：“你看那个灯听我话的，我叫它开，它就开，叫它熄，它就熄掉了。”其实是有一条电线和开关，我那时觉得怎么有那么听话的灯啊？那个时候我真是个乡下小孩。

孔江平 到上海那一年是多大了？

王士元 七岁或八岁。在上海第一次看见电灯，也是第一次看电影，电影里头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墙上挂着很多相片，电影开始的时候相片里的人就走出来了，唱歌跳舞，跳舞完了还走向相片，我觉得这怎么搞的？

汪 锋 对小孩来说，很困惑。

王士元 非常稀奇。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住在文明路，不知道现在叫什么路，之后我们就搬到另外一座高楼了，高楼那个时候在贝当路跟高恩路口。贝当（Philippe Pétain）跟高恩（André Cohen）都是两个法国将军的名字，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坏人，所以现在贝当路变成衡山路，高恩路变成高安路。我们就住在七楼，有电梯，有看门的，是比较有钱的人住的地方。我爸爸的生意大概做得还不错。

有一次我养了一条小狗，我很喜欢养狗，我父亲非常不高兴，他说：“人都不够吃，你还养狗？”

我经常带狗到外面去玩，有一次我坐电梯下来，抱着小狗，突然来了两三个好像很高贵的女人，有一个女人看这条小狗蛮可爱的，就摸摸它，然后我说“是我的”我就走了。后来，开电梯的人说：“你不要那么凶啊，那是蒋夫人。”

汪 锋 宋美龄？所以您第一次见宋美龄是她在电梯上摸您的狗。

王士元 奇奇怪怪的。

后来在上海念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年我进了教会学校。教会学校都是些法国的传教士，但是我记得不清楚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大战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小孩不该看到的东西，比如说炸弹炸下来把人炸死，上海戒严，日本兵非常霸道这一类的东西。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我爸爸是一直在上海的，后来他大概自己觉得他不应当在上海，他应当参与抗战的，所以他跑到重庆去待了一阵子，那个时候大概很多人这么做。

孔江平 不愿意当汉奸的都跑去重庆了。

王士元 嗯。他回来之后不知道是什么身份到纽约去了，到纽约去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在一个大学里教一门课，他不是个教授，好像是一个暂时的教师。

汪 锋 教什么？

王士元 教经济。

孔江平 以前是不是学经济？

王士元 他学过，他在伯克利拿的硕士学位。

汪 锋 您跟伯克利有缘。

王士元 所以人家说你到伯克利来吧，我说伯克利好像跟我有缘。因为很多相片是我爸爸在那儿念书的时候，他还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拍的。

汪 锋 他先去了美国？

王士元 他先去了，他安排好，就接我们去了。

汪 锋 他 1945 年去的话，到接您，中间有两三年？

王士元 大概是 1947 年还是 1948 年去的，我是 1948 年去的。我是 1948 年 10 月坐的船，叫作美国总统轮船（American President Lines），我们坐的是 President Cleveland，那个船从上海出发，到香港，到台湾，到马尼拉，到夏威夷，到旧金山，坐了好几个礼拜，那个时候不知道有飞机没有。

孔江平 有飞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飞机，但是客机很少，这种远程的很少。

王士元 就是近程的可以？

孔江平 对，小飞机，都不大。

王士元 所以我坐那个船。

汪 锋 三个人，跟祖母和你母亲？

王士元 我祖母，我母亲跟我妹妹。

汪 锋 先到旧金山？

王士元 我爸爸在旧金山接我们。

汪 锋 再坐车？

王士元 坐火车到纽约。

汪 锋 那个时候靠什么联系呢？就电报？估计只能是电报了。

王士元 就用电报。

汪 锋 等于说，其实您的整个小学是在上海念的？

王士元 是。

汪 锋 一直在教会学校上学？

王士元 不是，先是上中西小学，在西尔耶斯路。后来上法国教会学校，在杜美路。

上学记

汪 锋 下面请您说说小学的经历。

王士元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住在文明路，后来搬到贝当路、高恩路，一座蛮高的房子，我们一家人住得还不错，但是后来 1973 年我们回去又找到那个房子，那个时候住四家还是五家了。我们住在贝当路的时候，离我们不远，大概两条街，本来有一个美国学校，因为日本占领了上海，美国学校就变成日本军队的基地，常常看见有人被抓，关在那个里面，也蛮怕人的。我们住在贝当路，这里本来是一间美国学校。另外一条斜的路，现在不知道叫什么，那个时候上海话讲西尔耶斯路，大概又是什么外国名字。走三四条街有一个学校叫中西小学，我就念了那个学校。我后来也去找过，那个小学还在，上次我到上海，大概七八年以前还在。

汪 锋 上什么内容有印象吗？小学教什么东西？

王士元 不大记得什么内容了，好像也教日文的，也教很基础的英文，也教国文，也教算术，那个时候我不大注意念书，可是我好像蛮有好奇心的。我们的隔壁，另外一座楼有一个邻居姓李。李家好像先生做过苏联外交官，他的妻子是个俄国人，他有两个女儿，混血，都非常漂亮，非常时髦。好像大女儿叫 Ariana，二女儿叫 Rita。我的妈妈看我不肯念书，就叫这个李家的大小姐给我补习，后来我就到她家里去，那个时候我觉得哪有那么漂亮的女孩，就被她迷着了。她非常认真，她就教我几何，一部分是因为我非常羡慕她，另外一部分是我觉得几何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它让我突然一下子了解到原来思想可以那么系统，那么有逻辑性。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认识到学问的美。

汪 锋 她用什么话教您？用俄语教您吗？

王士元 大概是普通话吧。

孔江平 可能她会说中国话，既然父亲是中国人。

汪 锋 我奇怪当时上海通行什么话？

孔江平 估计是国语，南京政府就是国语。

汪 锋 那就是白话文的那种。

王士元 是的，不见得说得非常好，不过足够沟通了。

后来，要到美国去。我不记得那时候为什么是我祖母在做主这件事情，她对外头的事情不大了解，她很激动地说我们要到国外去了，得找个外国人教我的孙子外国话，否则他在外国怎么能够跟人家沟通呢？后来她就找到了一个。那个人的形象我记得很清楚，戴着眼镜，那种眼镜没有旁边这两条腿儿，是夹